



76
4064
5



4064
32-5



大事編年

仁宗紀



仁宗榮靖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大王諱皓中宗第一子章

敬王后以正德乙亥二月二十五日誕降于景福宮在位

一年乙巳七月朔日薨葬孝陵高

妃孝順恭懿仁聖王后朴氏羅州錦城府院君壻女丁丑十

一月二十九日薨葬孝陵

甲辰十一月乙卯 上即位 上執喪踰制哀動左右在

廷之臣莫不摧慟大臣舉先王遺教請從權不聽

殯殿親祭祭文

天地覆載品物以生父母顧復子支以成一髮一膚皆有
耶受凡有血氣其孰無是矧臣昏塞倍荷天賜自孩至長
養專且久生未決旬奄違慈侍伶仃無護殆不可遂雨露
曲霑獲保殘軀叨侍青宮恩眷卓殊進趨龍庭每接玉音
揆分難堪倍殫葵忱方期岡陵永享無疆何料一夕遽罹
大殃未半舜齡天何茫茫罔極之痛摧胸熏腸日月荏苒
因山已卜只憑几筵亦將難覩天長地久悲慕卽深幽明
雖隔必通此心聊薦菲薄庶幾俯歆

卜相

乙巳元年正月領議政尹殷輔卒 上手書教大臣曰輔相

之職百責耶萃相得其人則治且安否則亂止隨之故古
之明君皆重相臣之選必廣擇鴻儒碩德之人而任之至
有拔於版等之中者今首相久闕葵期已迫兩相次陞當
卜其代惟我先朝培養人才可謂盛矣擢而授之必有
其人當慎擇有德望者以宅其位予以告德悵遭大變惜
無所察凡經邦重事皆恃大臣如得賢輔國之福也蓋
上意在於孝李彥迪而左相尹仁鏡竟以柳灌李苞卜入苞
點下而兩司以苞不合輔相之意請改正乃以柳灌拜相

擢拜

全州府尹李彥迪擢拜右贊成宋麟壽為大司憲○彥迪

再疏辭以病 上諭曰往年 先王賜觀卿疏固已歎服
且於書筵聞講說予為卿留念久矣豈不合貳公乎仍賜
藥物令調治以來

特陞尹元衡

擢尹元衡工曹叅判蓋以慰 慈殿之心也大司憲宋麟
壽等論劾逾月竟奪嘉善資一時有長慮者或憂其已甚
欲其停論麟壽從弟麒壽告以外議云云不聽麟壽妹夫
成悌元清修好古麟壽心重之言無不從悌元一日與麟
壽同宿從容語及不必堅執之意終不回覆重言則佯
睡不應麟壽年日能虛已受言而於此事乃固執如此及

元衡得志被害

劾洪彥弼

閏正月兩司劾左議政洪彥弼逢迎 慈殿以大君痘疾
可廢 大行王祭奠又勸以妖尼出入於殯殿事且多謬
不宜在職屢日論啓 上以手書答曰屢日論執其意必
有所在然不改父之臣古有其語此人擢居相位于今七
八年 先王薨逝纒經一朔遽適其職則恐乖不死其父
之義而大失待耆舊之道予不忍輕改焉

命審理

命刑曹審理拷掠裨無冤枉仍歎曰安得使寡人之世無

一民作奸犯科者乎○刑曹訟者上言駕前訥寃命人作文判書尹任啓以自古無八作文之時 上曰人君欲觀見作文以辨其寃而訟官有違命不入之時乎命以三懸鈴取耒任言元作文在金羅某邑故也纔到京而 上疾篤未及御覽惜哉

詔使

帝遣太覽郭敬行人張承憲致祭贈謚祭文曰維王嗣守遐邦為國藩方循禮慕義臣職恪恭垂四十年始終曰替保安東土朕所褒嘉許音耒聞特軫悼念茲特謚曰恭僖遣官諭祭庸示恤思惟靈不昧尚欽承之○天使將還語

館伴使曰爾王聖人爾國小邦不相稱必不能久為爾君爾國實無祿也

卒哭後白笠

卒哭後頌相尹仁鏡等請依成宗朝貞熹王后喪制用黑笠三司啓祖宗朝皆用白笠而成廟遽變舊制請依五禮儀用白笠從之

太學生三疏批答

太學生朴謹等三疏訟趙光祖金淨音導之寃 手書答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 先朝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照言之不從意有存

焉且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議汝等言是非則得矣期正是非則非諸生事也姑退而於更思之未久特命還給金湜沒官財產

薦拔遺逸傳教

四月教于大臣曰彰善罰惡為政之耶當先其有忠孝卓異者及為吏清白者廣問以啟隨才擢叙其身已歿祿用其後以獎方來又令大臣薦逸士之懷才抱道者將欲擢用大臣難於其薦欲遵舊規以稟又教曰賢人君子之懷才抱道者雖重於出處而惟人君求之誠不誠在如何耳得而果賢則擢置宰相亦何難哉如或拘於舊例則求賢

之路未廣野無遺賢之美今不可復見耶 上嘗手書徐敬德鄭礪名于屏風以為不次擢用竟未果

請復薦科趙光祖等官疏批

大司憲宋麟壽等上疏請復薦舉科及趙光祖等復官答曰復科復官豈不知為公論而我父王稱其有罪終不施以是不能遽從也蓋中宗違豫之時 上累請疏釋而未承俞音故難慎如此蓋有待也

請叅議藥

五月王果懸監金麟厚以製述官上來請同叅議藥藥房以非其職拒之麟厚至發聲叩首以請之又請 上移御

他宮以調養玉堂丁燠亦自請察視湯劑藥房亦拒之時
慈殿以寡妾弱子難保之說多下未安之教上不勝未
安朝簷感陽伏地移時慰安慈殿誠意感動然後慈
殿略降辭色上多用心慮漸成不豫朝家惶懼罔知所
處鄭希登以請封弟之舉上以溲釋慈殿之世疑下以
鎮定諛說之挽宜急請行朝議靡然未啓請及上禮陟
六月晦日夜上氣微時夜三更召大臣入卧内上欲
下牀冠未能傳曰予以薄德繼承帝命嗣守先業懼不克
負荷予今遘疾日漸羸憊殆将不起念予踰年三十迄無
嗣子恐墜付畀之重傳繼之序先父王嫡子惟我與慶原

大君而已雖年幼聰睿夙成可付後事卿等其共輔立之
親自作書以遺之且書傳曰二字旋自覺悟曰予忘其已
傳位誤補傳字遂改之

又召見經筵官等諭以疾病如此不得終孝且與卿等不
得并為相見之意皆伏地掩泣而出

後趙光祖等官復賢良科

又傳于大臣曰趙光祖金淨竒導等復官及賢良科事予
謂先王時事可從容為之今予病如此不可不為先祖

等並給職牒賢良科亦還復可也

使群臣知之非文字何以盡傳今乃如是痛如之何臨薨遺教曰父王薨逝未久予又至此未克終孝予心同極予死必葬於父母塋域之側以遂予志且經綫大喪民力已竭予之喪葬務從朴素以除民弊又召見經筵官等臨薨諄諄說民事不已

國恤

七月初一日 上早邀上有上聖之資毓德春宮三十年及即位中外以太平之治可見遽爾禮陟愚夫愚婦奔走號痛如喪私親哭聲相傳一日之內逮于義州化未一紀德之入人如此其深者求之古昔實所罕聞也

王在東宮孜孜問學踐履篤實每日昧爽問寢視膳退御三時書筵朝以經晝夕以史至夜深披覽述思錄自警言篇大學衍義等書翌日鷄鳴又讀書筵所講書終日端坐未嘗跛倚雖尋常翰墨亦未嘗示人手札賜宮僚薑曰不較薑食所以去穢惡通神明也諸君動慕夫子雖飲食之末必有所取法焉以是送之宮僚相傳為寶玩故○金麟厚以侍講說書入直 上素聞其名同德契合恩遇甚重或臨直廬從容問難諸僚莫敢望焉又嘗賜手畫墨竹一軸必以是賜之者豈亦有聖意耶在否

李珣曰仁廟養德春宮休聞夙播億兆仰戴望之如雲一

朝即祚四方響應吸粥而墨不出歸令而躬行之化已被於邦域矣群賢仰特聖明皆以為三代之治不久可復豈意昊天不弔奪我元后奸凶乘勢斬刈良善設反逆之名以為陷阱士類之中稍有知識者無能脫乙巳得之禍足以亡國而寶曆繇遠者良由祖宗精德之餘慶也志士之歎於斯極矣

渴葬

時大妃欲以踰月葬朝廷莫敢言兵曹正郎丁熿抗疏曰送終大事也自天子至於士葬制一定而不可易橫宮未乾無故渴葬大失禮經之義云云不報檢閱尹潔繼其疏

曰大行之臣惟丁熿一人而已

太學儒生辛百齡等上疏畧曰嗚呼大行大王平日動遵禮法無所差過一朝禮陟配天葬不可以禮甚矣臣子之不仁也夫五月之葬載在法經人所共知而特感於安能之說敢為此悖禮之舉臣等實所未解者古之喪葬豈必盡在春夏古之冬月豈必盡為煖燠春秋之二月乃夏之十二月葬而又公葬宣公皆無貶辭孔子何不知安陵之重而後人獨能為之計耶宋孝宗之葬實在十一月光宗之葬亦在十二月當時之臣皆無論朱熹疏論葬地而亦無一言及於安陵臣竊以為行禮無古今安陵無寒燠不

然何古聖人之盡感而今人之獨智耶嗚呼此豈 殿下
之過也 殿下冲幼嗣服哀慕出天凡諸大事一委大臣為
大臣者所當念大行之恩遵 殿下誠孝之志循禮守制以
終大事豈為容忍苟且背恩亂禮一至此耶臣聞大漸之
中憑几之命不過從禮文一事而已凡有血氣者聞此未
命莫不摧痛哭擗曾謂大臣親承遺教而乃先為悖禮之
說以負我大行之恩者哉不特此也翌日而襲五日而斂
乃古禮也而曾在初喪率皆徑行此固鑿中以飯之餘習
也然而襲斂猶可諉也渴葬有何所據耶長此不已臣等
竊恐高麗二月之葬未必不復行於今日也云云

摠護使李芑進定發引於十月十五日以渴葬故也趨附
於芑者和而唱之國人駭憤欲食其肉及發引之日老民
三十餘人痛哭拜送街路時芑等氣燄方熾人莫敢出聲
以哭故史臣見老民之哭悲而記之

芑嘗言 上未踰年之君不可用大王之禮以薄於 上
為媚悅之計未五月而葬用芑渴葬之議也時減殺喪禮
山陵工役多不謹

林亨秀挽詞曰天歆斯文喪臣胡際此辰忍將今日淚重
濕去年中報效平生志攀呼未死身喬山功未就南海倍
傷神

以山陵郎廳未
訖役出牧濟州

宣廟戊申命修改 孝陵石儀盧守慎承命修改俗傳石工
治后一琢一涕故 守慎孝陵詩曰廟黼全心德陵名百
石儀縫刻精緻 行源衣裳圖不見社稷欲無言天靳逾年壽人舍萬古
寃春坊舊僚屬惟有右司存

明宗紀

明宗恭憲獻懿昭文光肅敬孝大王諱 垣字 對陽 中宗弟
二子文定王后以嘉靖甲午五月二十二日誕降初封慶
原大君在位二十二年丁卯六月二十八日薨葬康陵楊州
妃宣烈懿聖仁順王后沈氏青陵府院君綱女乙亥正月
二日薨葬康陵

乙巳七月丙寅 上即位于勤政門時年十二

垂簾

時當舉垂簾之儀會議賓廳領議政尹仁鏡曰今有大王
大妃文定王后王大妃仁聖王后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然李彥迪
曰昔宋哲宗時太王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安有嫂叔同
殿之理乎由是朝無他議

大王大妃權同聽斷尹仁鏡柳灌等啓曰古者帝王幼冲
則皇太后聽政有前例故述日公事出納于 上殿矣考
見貞熹王后時日記則有某日御于某殿之例而貞熹王
后與成宗大王同坐聽政矣今亦事若不關則院相使承

傳色內官出納大事則大王大妃與大殿同御殿承旨出納宜當貞熹王后時日記未見有垂簾之事然垂簾古也今則不可不設令政院備其儀如何 時議定垂簾儀上亦坐于簾內大司憲洪暹等爭之曰人君當正位南面萬日咸覩殿下宜出坐簾外以臨群臣從之

竄尹元老

初七日丁卯尹仁鏡柳灌等問安于三殿大王大妃答曰未止人薄德薄福再逢大變但痛哭而已今幼冲者嗣位凡國家大事專恃大臣且往者浮言之輩造為邪說欲亂國家到今人心不無疑懼若復有邪說者則宜痛治耳今

宜務定人心以安朝廷大臣等亦宜知此意鎮定人心盡忠輔國也

領議政尹仁鏡等回啓伏承下教即務定人心以安朝廷辭旨息惻不勝感激隕涕今幼主新立國家多難臣等日夜踰泣思進保護之策不知所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小人勿用心亂邦也今舉朝皆以鎮人心安宗社莫先於去邪勿疑臣等伏見天之降喪國家未有甚於此時先王昇遐只隔八朔大行王又至斯極是雖曰天之降喪其所以致孽者實由於人軍罷寺僉正尹元老其情凶險其心詭詐依憑肺腑日以造言為事離間天親大行王

孝友出於天性兄弟之好無纖毫間然而此人謂東宮將
加害於大君以此恐動宮掖交構兩間以先王聖聰不能
無感日夜以不得保幼主憂慮遂成心熱終至大故大行
王亦以不能順於親友於弟常懷憂懼仍遭大變重成羸
敗曾未幾時又至大故輿情痛憤欲食其肉此宗社之大
賊國家之禍胎此人雖是慈殿之至親實慈殿之讐也請
亟命遠竄一以慰兩朝在天之靈一以慰臣民積鬱之情
宗社幸甚

大王大妃答曰前年冬先大王嘗罷經筵入內言曰大諫
具壽聃言大小尹之事欲推言根慮人心恟亂不推厥後
大司憲鄭順朋亦言之先王不推言根者欲鎮定人心也
實如此有事則宮中豈無耶聞乎內外上下絕無如此之
言而今者纔經七日朝廷如是啓之罔知攸措元老人物
雖無狀不推言根而罪之無乃不可乎若推言根知其的
實則何惜之有

再啓曰 先王時欲論啓而不果者以先王亦不能無惑
於邪說恐或事有難處也大行王時不過啓者恐有以傷
母后之心今則無如此之嫌正極言定罪之時也
時政府三司六曹咸請元老快從公議以安宗社 大王
大妃批曰舉朝之臣論執如此故勉從從自願付處南陽

初中宗末年有大尹小尹之說大即尹任也小即尹元老兄弟也尹任托以保護東宮引進金安老為腹心安老敗元老兄弟因宣言尹任謀危中宮以及大君 文定大妃疑懼 中宗亦憂之未幾昇遐及 仁廟嗣位飛語日甚元老尤為邪毒國人莫不切齒成服翌日三司六曹論列罪惡屢日始允

時諸臣會于賓廳皆欲殺元老先行後聞令宰臣次第詣政府前言其可否右尹李浚慶就前言曰今日異於前日 大王大妃在上豈可不稟而擅殺其同氣言訖出戶宋麟壽怒形於色招而語之曰原吉此議吾所不

取也浚慶未久出為平安監司時事漸變士林之禍久而不絕元衡德浚慶之救引而置諸正卿此乃諸臣徒感於前日大小尹邪正之說而不知變通卒取魚肉之禍惜哉

忠順堂士禍本末

八月下密旨于禮曹叅議尹元衡處乃罪尹任柳權柳仁淑等事也元衡通于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二十一日辛亥兩司會于中學齊仁光準曰今之二三大臣為慈殿所疑有密旨降于宰相某某家又有匿名書流言未已宮壺恟懼若不先發其端從輕善處則深恐事出他道

貽禧國家雖知彼此之曖昧揆以時事不悠悠容而已座
中皆曰此奸人構禧之事而我為其所使以開端是正落
其術中決不可為持平金儲曰此非特為尹任發也忠賢
魚肉其基於此已卯之禧言之酸鼻而今之君子又踵袁
貞耶為乎或坐或起怒氣勃勃執義宋希奎曰我則雖寸
剉吾骨而碎之有不從也掌令鄭希登曰論劾朝廷之大
事豈可以內旨為也司諫朴光佑獻納白仁傑正言柳希
春金鸞祥聲色俱厲掌令李彥忱持平閔起文仰天太息
以為當主火國疑之時奸細之徒胥動浮言不可因此劾
論大臣齊仁等懇乞絡日竟不從而散邪黨震駭懼事不

濟元衡乃與知中樞鄭順朋兵曹判書李苞戶曹判書林
百齡工曹判書許磁等夜會于光化門外

上既即位尹元衡乃為修隙之計與李苞許磁鄭順朋
等唱為凶言鼓動於外八送妖妾蘭貞于內驚惑兩宮
初李苞擬兵判柳灌沮之林百齡與尹任有妖妾相爭
之事怨之鄭順朋素忿嫉士林思一逞快許磁柔愿嗜
進取為其所脅持元衡遂與四人合結為心腹謀除尹
任以及仁淑灌等構捏萬端至於偽投囊書上誣恭懿
殿元衡自做諱簡若任上於恭懿殿故為墮遺閣庭動文定又宣言仁宗大漸之
日任思自全保不願戴介第欲援立柱林君璫而灌

仁淑助之 文定大妃愈疑惑於是 文定下教曰宮
中有謔書相通而見露者其謔書云近來國事漸至殊
常不知死耶日夜涕泣判書指仁淑亦悶其如此欲移大
位於公友鳳城君處已通于政丞指柳矣昨日下午教事
勢難為之前日啓達之事請速為之如是遲留則終致
曖昧而其死者不知其幾人也前者竄元者時並罪元
衡則人心之分歧必不至此矣

請對上變

二十二日俱詣政院上變告國有大事請面對 上及大
妃出御忠順堂苞曰刑曹判書尹任自 中宗朝素蓄異

志到今多有不自安之心左相柳灌吏曹判書柳仁淑等
亦有形跡云云 上曰此甚駭愕之事 大妃曰任之兇
謀自 中宗朝已著迹於內間亦有變故罔知所措公論
今發此實天地祖宗默佑而然也任於丁酉年締結金安
老謀危罔母之狀已見於許垵推案儒生疏中亦言之
中宗罪三凶時欲并罪之而為東宮未果及陞一品予亦
厚待以申秀湮之子為駙馬時初欲取任之孫而任邈然
不應其陰懷凶慘為他日肆毒之計可知
遂命招六卿以上領中樞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贊成
李彥迪右贊成權撥左叅贊丁玉亨右叅贊申光漢禮曹

判書尹漑判尹尹忠翼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都承旨宋麟壽史官趙璞注書安齡等入侍
順朋進啓曰尹任柳灌柳仁淑之罪齊仁光準欲論劾而為下僚即止任初以扶護東宮為名遂成大小尹之說臣民仰戴任豈有別般扶護之事乎請分輕重罪之左右或言可罪或言不可罪彥弼曰灌仁淑可適任稍存形跡當竄申光漢曰上新即位危疑之際不可不鎮定人心任等之罪皆可斟酌彥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士林多有橫罹者大妃教曰生禔士林非所可疑也時天威震疊彥迪又曰今者一國大小臣民皆一心仰戴無敢有邪

忿者罪一尹任何難而內旨不下政院而下于他處事不明曰故人心不靖何必如是且人臣之義專於耶事當彼專心於大行王者到今豈宜深罪今主上於王大妃親則嫂叔義則母子有未安者則恐累聖德因涕泣橫流懇懇不已大妃答曰卿言固然生禔士林非耶疑也自今朝廷悅議使無邪論頃日為分邊之說者皆以保護東宮為名豈不聞父子離兄弟然後為忠乎此皆任之耶為也仁宗在天之靈昭昭下臨內閣曾無如此之言中宗常於世子問安每以孝悌為教仁宗不自安者必任之耶致也自古豈有去王子大君然後必能保東宮乎既

害大君而 仁宗早世則置國家於何地任今交結執政亦將何為權撥曰物論臣不得聞前日大小尹之說不知何自而出也然往者 成宗年甫十三越次授立猶終始帖然况今 至上乃 仁廟嫡弟既已定位豈復有他虞乎且今王子大君無結黨大臣無執權誰敢有陰邪之心尹任若有邪心死且無惜臣意切謂方此初政務得人心當以大公至正行之 中宗之始大臣不能善導以李穎為反盧承孫取堂上自是告變者多 中宗後乃知其故盡放連坐人一國咸服而人心定此今日之耶當戒也順朋曰謀危宗杜實無顯跡公論已發須分輕重罪之仁鏡

曰任既有不自安之心可竄仁淑則物論以為稍存形跡罷職灌之耶懷未可知可通相依啓

於是尹任竄星州柳灌通柳仁淑罷職

白仁傑獨啓

獻納白傑仁獨啓曰雖細之事當先明微正大而今茲尹任事內降密旨于尹元衡使毀三宰臣以定其罪只曰遠竄罷通而無傳旨辭緣亦非國家法典之常也元衡受旨之初遽自相通於宰相使國家之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請推考閔齊仁以憲長聞有密旨奔走伺候於二三宰相家有同傳令軍卒雖出於為上慰勞之心而臺體則掃如

矣齊仁以下並通啓 答曰密旨事於宗社功迫啓意與
朝廷議處○柳希春見白仁傑所啓吐舌曰社哉

二十四日甲寅 大妃教曰頃日不測之禍將迫於宗社
不得已有密旨之下今見玉堂臺諫所啓皆言此事之非
今反以殉國之人為不正論之不已如此異議之人不為
痛治何能為國事乎仍命招六卿以上傳曰白仁傑假托
以正大庇護逆賊使深憂國事之人不得自安白仁傑先
罷其職因禁府推問嚴治宋希奎以下并罷職

尹仁鏡啓曰臺諫以言獲罪則士氣摧沮請恕其愚妄
答曰予觀白仁傑所啓以密旨為非此豈自上所欲為哉

壬火國危之時謀危宗社勢甚汲汲而無一人抗言救亂
故予周知所措倣古例為密旨出於不得已也今以此為
非必劾同僚以為有同傳令軍卒下既不直言而上又無
密旨則予母子孤立無助坐而待止乎此人等必聽奸賊
之言而然也且罪任等甚輕故邪論至此俱依律定罪尹
仁鏡及副學羅淑上疏力救事得已

於是因順朋之言以柳仁淑附任謀危宗社任絕島安置
柳仁淑中遂付處金儲削奪宋希奎以下罷職尹任南海
柳灌舒川柳仁淑茂長

持除

以李芑為左相林百齡為吏判權撥為兵判閔齊仁為戶判許磁為大司憲羅世績為大司諫

二十六日兵判權撥以院相啓略曰尹任雖被重罪固不足惜臣竊以為王大妃於嗣王有母道焉若因此憂傷不豫豈不為大累飛言自古有之古之明君不以此罪人柳灌素有服病於朝堂每倚屏壁而坐既無子息不敢辭退為國而然也柳仁淑得上氣症今已有年此等老病書生為極人臣豈有他心分明定罪乃可以鎮安人心今若遠行得病而死於路中人皆曰國家殺之伏願平心察之廣問群下使情罪相稱則群心安而天變可弭矣答曰此

事孰不知之且因災變反以加罪為非予甚寒心災變若出於罪後則猶可說也此災之出久矣恐有奸人而然也世宗朝昭憲后父亦被重罪若有罪則不可以至親貸之朝廷如是國事尤誤予心寒焉

時撥連夜憂憤張燈草啓早將赴闕申光漢問知啓辭愕然固止之不聽諸院相李彥迪座招注書使書之啓辭草本有曰 大妃一夫人 至上六尺孤且尹任若懷二心則何不於八侍五六日而當此天位已定之後敢生他計等說彥迪亦驚曰事已至此言之何益遂抹去其危言處撥却坐長歎曰刑沒如此不如不為也

大司憲許磁大司諫羅世續合辭論柳灌等以謀危宗社
罪之罪名過重尹仁鏡亦以為言順朋大怒上疏

順朋疏

二十四日鄭順疏曰臣及聞密旨下之不勝朋驚憂與二
三大臣相議論憲長使之先啓當時臺諫反以密旨為不
正各自退散危亡之機迫在朝夕故臣隨同議宰臣敷陳
罪狀分輕重罪之權撥以惟懼重臣曲為伸救人臣無將
王法不赦况兇謀已著乎尹任在丁酉年間黨附三兇欲
害國母設若其計得售則未有母廢子全之理也大行王
孝友出天兄弟之間必無隙而任倡為不道之言間使上

下不安及至 大行王賓天之後自生疑懼陰結大臣以
圖不軌原其情狀死有餘罪雖曰先王至親勢不可容貸
柳灌顧命大臣當危疑之際不思收力輔導曲從尹任之言
使 殿下孤立無依嗣位之日與首相語曰當立何人欲自
取稟 中宗嫡子唯 殿下一人 大行遺教亦曰有慶原
大君可付後嗣灌欲稟何事而欲更立何人也柳仁淑連
姻任家締結已久 殿下即位招潛邸時師傅問 殿下
賢否設若不賢將欲何為李彥迪入侍退見仁淑言 殿
下英明特異則仁淑默然不答不悅之色見於面目平居
對人指 殿下發妖惡言謂 上有眼疾若無忌憚罪惡

甚大得保首領亦已足矣嗣服之日一二下官李霖等
承受此人等指揮國權不欲歸於 慈殿公照倡說此亦
凶謀之一端也伏願 殿下明錄三人之罪曉諭中外以快
物情不勝幸甚自七月以後太白晝見無日無之陰虹抱
日淫霖不止此皆陰威陽微君弱臣強之象議事之後天
始開霽則人心難誣而天象之昭不可掩也撥不念近年災變
之極反以一日之雨為罪三人故臣竊痛焉疏上 大妃下
教褒美

時元衡見公議迭發不知為詐乘夜變服稱生負就議
於芑順朋順順家臣朴貞元又畫錄功之策初權撥與

順朋分深順朋初告變時病甚移告數月是日始出楸
迎謂曰令公亦何以來乎順朋色沮論議稍緩至是順
朋之論遂變務為刻深事定後語人曰凶類即日當了
吾聞權撥之言不覺汗背不復有言而歇後李又仲芑字
處事不猛以致多日騷擾

忠順堂命招

二十八日兩殿同御忠順堂命招時原任大臣及卿宰領
府事洪彦弼領議政尹仁鏡兵判權撥戶判閔齊仁刑判
丁玉亨禮判尹澄工判尹思翼大司憲許磁大司諫羅世
續都承旨宋麟壽翰林安名世注書柳景深入侍以順朋

疏示諸臣彥弼仁鏡等僅以好生之德為達且陳得蒙寵
眷之狀磁百齡陽救而激 上怒陰成三人之罪撥以被
順朋之論斥徑退而出猶言灌等之寃 大妃教曰尹任
嘗通書于 王大妃辭語頗峻禍將不測彥迪曰 大行
王大漸時 王大妃贊成遺教且 至上於 王大妃有
母子之道若或有未安之事則恐累 聖德繼以垂涕曰
好生惡殺人主之美成命一下不敢更請伏願斟酌罪之
餘或順旨或陳耶懷 大妃教曰如此危疑之際鄭順朋
為國忘身陳疏真節義之臣也彥弼曰請斟酌處之以示
好生之德 大妃曰幼冲在位此正危疑之機 睿宗朝

南怡謀逆雖國喪中親鞠至用烙刑是許國事輕重且好生
之德予豈不念大抵治小人如斲蛇他日若復起煽亂則
宗社之危止立至又曰此非所以議之也卿等其退去予
當決之

二十九日自內傳于禁府并賜尹任柳灌柳仁淑死李霖
義州安置

賜死傳旨

傳曰任本以凶慝安妥久憑城社之勢始結三凶圖我國
母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言熒惑群聽積成凶讐至
于今恒懷不安之心曲保之詐締結權臣欲行宵臆謀危

社稷情跡發露依律賜死○柳灌素與尹任更相交密當
大行大漸之時正統自有野歸而灌曰稟定當立及孤副
服之後聽政自有舊例而灌曰母后不可臨朝是皆陰懷
異志謀濟已欲罪闕宗社在法罔赦賜死○仁淑連姻尹
任助成陰謀內蓄患失之心以孤之立為不利於已潛招
師傅問予之昏明指予為有病之人或說予賢明顯有不
悅之色是皆陰成異志謀濟已欲罪闕宗社在法罔赦賜
死

密封单子

院相李彥迪以密封单子八啓曰醫負世舉未見臣言

仁廟大漸日手書小紙使尹興義覽之曰解見否興義曰
解見矣大君以世子儀仗入來 仁宗傳教醫負亦參聽
云此傳教其日不下政院必尹任父子之所為至為駭愕
云云臺官請鞫內官金承寶李承豪承寶不服死承豪杖
訊後還發配所

九月初一日錄推誠衛社夾贊弘濟保翼功臣鄭順朋等
二十九人後改定難功臣

金明胤密啓

九月初一日京畿監司金明胤詣政院密啓曰有聞國家
事欲啓達故來詣傳曰書啓明胤以一封書出諸囊中著

署封進下政院院相李彥迪兵房承旨安世珩檢閱安名
世注書安韶與承傳色入房辟人拆視之書曰朝廷為宗
社大計已定三人之罪實是國家無疆之福但尹任所特
而為凶謀者必有其人騰播已久而至今未聞朝廷處置
之事臣未知何故桂林君瑠乃任之甥侄任所特而為凶
謀者瑠亦必知其情而不即上告罪不容貸當有所處置
而事已彰著瑠之思所以自脫之計必無所不至而不逞
之徒藉此為不軌者其勢必然若處置於既發之後則必
煩聖慮伏願議大臣速為善處鳳城君坑臣之止妻劫親
年尚稚弱少無計慮而無知之人以其稍優於諸宗之中

故或有稱譽者當國家危疑之時貪功樂禍之輩藉此為
亂階者亦未可保其必無也并為善處

傳曰為國計之真忠臣也遂設鞫廳於慶會南門瑠已亡
命拿命至家空還命中外急捕逮囚至數十人推官嚴飭
羅卒重其杖訊故被訊者無不殛殞

領府事洪彥弼等啓曰罪人瑠已拿來請推鞫 答曰設
廳於慶會南門推官等啓曰瑠不納招固當刑訊其餘各
人等令禁府推問何如答曰此非小獄事豈容易承服據
德應等招辭問之其餘令禁府推問定罪於是掇德應之
招以問瑠瑠曰尹任雖欲推戴臣朝廷豈肯萬無是理壓

滕不服用烙刑極其慘毒璫不堪其苦欲誣服速死而不
得其說推官教之乃得取服洪曰尹任詔臣曰主上有
眼疾何以聽政鳳城君及汝中當立矣其凶謀節次則柳
柳灌仁淑皆以當權宰相可以謀于朝廷而為之云云遂
輟之

桂林君璫生長綺紈潛心翰墨聲譽藹於宗室中先
是尹元老造言任尹托以保護東宮實欲立璫時仁
廟在東宮而春秋相富且璫長仁廟四十歲豈有繼
嗣之理聞者皆笑其言之無理禮曹正郎鄭磁即璫繼
妻之兄而智慮輕淺乃謂璫曰權奸欲加尹任之罪而

輒舉公名欲為媒孽公何不自處乎昔李長坤止命得
全况一宗親之迴避人孰強尋璫謀請其妾妾曰凡人
見偷疑訝之間或有逃去者則必以逃亡為盜君初無
所犯坐受其罪則罪必輕而人不疑矣璫曰汝言是矣
至是磁使其妹急伴邀之拍手呼泣曰事且急矣偏信
妖妾之言全不動念乎璫因知所措遂削髮亡匿拿命
空還於是群凶雀躍得以藉口時議雖知璫之曖昧實
不知亡命曲折之如此莫不訝感至是宛山縣監李坎
男捕得璫奴跟尋至安邊黃山中削髮為僧土室以居
獲之拿來

金明胤追錄勲炳幾衛社功臣三十人李坎男起三資加資

安世遇告變

進士安世遇捉納尹任婢毛麟詣政院告變曰任與瑠圖為不軌交通諂書之婢即毛麟若問此人情狀可知且言任妾玉梅香知其凶謀任恐其先泄與其子興義婚李德應謀曰玉梅香余不率去計必露遂遣馬馱去吾云云於是捕任之妾與奴婢女婚前注書李德應等鞫問遂成大獄

初世遇聰睿夙成

中廟親選駙馬時世遇年十四被

選矣世遇意在功名以為青紫可立取上疏固辭中廟許之世遇蹉跎場屋晚成進士宿志歸虛痛恨自咎至是誘脅任婢毛麟使為證左詣闕告變蓋世遇與任妻為再從親獄成遂賞爵

時李德應就拿旨宋世珩叅鞫涕泣而言於德應曰汝盡告尹任之凶謀可生矣德應畏死從其言誣告修撰李輝副學羅淑叅奉羅湜鄭希登朴光佑司諫郭珣正郎李中悅李文樾鄭郁李若海成遇等而輝與德應最親故輝反淑湜先被刑

賣友

史曹正即李中悅潤慶之子浚慶之侄與李輝交是親聞
輝為德應郎引恐反禍即書輝前後酬酢觸犯之言將欲
告愛自明稟其父父曰身死雖可惜豈可背友乎問于浚
慶答以不可為朋友而自就死中悅乃自告于朝而亦不
免死郭珣羅湜亦為輝所告而杖死

時李彥迪為推官郭珣被形仰見歎曰安知吾輩死於復
古彥迪之手乎

鳳城君坑遠竄

兩司合啓請鳳城君坑遠竄政府云曹又請并不允

鳳城君坑 中宗第八男其母洪景舟女庶嬪也聰明仁

孝類 仁廟云至是為奸臣金明胤希旨誣告兩司合啓
鳳城君坑屢登兇奸之口今又出逆璫之招在大義固不
可容貸請置大罪以絕人望五啓不允後又請閉禁其家
勿令出入又定守直軍士以禁斷雜人往來又不允李芑
啓曰 仁宗病極尹任三父子入內初欲以鳳城為副勢
不可為然後傳位於 主上云云於是合啓請遠竄

兩司啓曰左議政成世昌直提學李若海舍人丁燠佐郎
盧守慎本職遮僉知韓淑正言李若水承旨鄭源前正言
李震奉教李爛羅職右贊成權撥承旨李文樾鄭源注書
安齡并削勳依啓

追刑

冬十月辛未命禁府追刑柳灌柳仁淑尹任之尸輟李德應李輝于軍器寺前路梟首三日孥籍杖流羅湜于興陽安置鄭希登于龍川徙羅淑于鐵原朴佑光于鳳山恭懿大妃宮女史之橫被誣引者六人即日驅出內庭桂骨而殺之其意蓋欲言及大妃則將以不測之禍加於大妃而六人嘔血到死無一言錯亂仁廟壺德之化下反婢隸嗚呼至哉

時李輝李德應桂林君瑠被極刑朴光佑郭珣鄭希登鄭郁杖死李霖羅湜遠窟鄭涼李若冰李若海金儲盧守慎

李中悅削爵成世昌權撥宋麟壽韓淑李震金振宗沈峇

李爛劾罷

時設鞠闕庭仁廟梓宮在殯襄經藥棘之中推官許磁等與林百齡相笑詭尹任妓妾曾奸百齡者在囚中磁戲謂百齡曰欲全此人送于令公間者切齒

右相李芑啓復削薦舉科

十月右相李芑詣闕啓曰近者定罪自上不動聲色各適其當人心咸服朝士雖多坐罷者而亦有耶未盡此臺諫必未及聞見也持平李天啓典翰李滉楊根郡守權勿持平李湛無異於金礪輩丁煬亦只適而不罷請與彼同罰

且往者已卯之人徒以自己所知為賢良而取人其時不能成篇者以呈則進泰無遺是豈至公之科舉乎 中宗命罷其科 仁宗大漸之夕命復科 仁宗方病革尹任三父子入侍初欲以鳳城君為君勢不得為然後傳位于主上此安知非任之弄術也請還削其科 上允之天啓以下五人皆削奪官爵過十餘日芑復啓曰近來士習不美不知好惡亦非矣故李天啓等五人啓削職更聞之李滉非不知是非者也請還削職之命蓋芑之侄元祿力言滉之恬退不與時論也命叙用

時人曰李芑優於凶惡林百齡長於邪密加以鄭順朋

之陰刻尹元衡之儉毒合為一人醞釀大禍一時

之士打盡一網

申欽曰先輩嘗論乙巳事曰其時見機而作者一人曰金河西麟厚直言敢諫者一人曰白休菴仁傑得大臣風者一人曰權忠定撥嗚呼偉哉

尹元老賜死

丙午元年正月時柳灌等死後元老宥還為敦寧都正與弟元衡爭權相軋且元老憤不得忝勳多發怒言元衡嗾族侄兵曹佐郎尹春年上疏論元老略曰 大王大妃蒙萬世驍姬之名非獨尹任搆之實乃元老成之元老賊性

姦邪受氣貪濁加以殘忍之資濟以驕縱之態只懷富貴之念不有君臣之義平居對人自此韓明澮每發我若得志必殺尹任之語或指仁宗為愚戇或祝仁宗早大事事言言皆稱內旨尹任以仁宗至親豈不疑之九年之間一危國母一危宗社丁酉欲婚其子於金禧之女而安老不聽挾其私憾遂生除去之謀輕洩尹任遂使國母幾廢仁宗賓天尹任等恐元老報復各為身謀幾危宗社今者反怨不與祿功之列欲附其黨排作勳薦大臣或謂當用丁酉乙巳罪人或補一等功臣當被大罪眩亂是非人心攜貳殿下不以此時明示好惡則近不過數年遠

不下十年士林將被大禍宗社必覆交元老者莫如臣知元老心事者莫如臣當國安危之機寧負元老不忍負

殿下當

仁宗大漸時與主簿李建陽等卜其吉凶及其

賓天謂綾原尉具思顏曰

主上薨逝吾之心火滅矣且

語臣曰汝以今日之功臣位可固乎苞年七十餘磁順朋皆

有病其能久存乎

大妃母封今三十年士大夫登第三

十年立朝者亦鮮

大妃豈能久乎萬歲後上心亦何

以知之仍歷數古功臣見敗者是臣子所不忍聞尹任

殿之下賊臣元老

仁宗之叛臣叅判尹元衡不辭錄功

是可謂善處外戚之道判書沈連源不知元老奸邪恐動

大臣右相鄭頌朋更造社稷莫大之功若信元老謬言則將至不保其身唐之五王竟死武三思手云云且及其元老貪讒縱恣之狀固有紀極上招大臣示其疏罷元老職而司繼論之命遠竄未幾賜死

殺安名世

時安命世為史官修乙巳日記直書李芑之惡有曰王薨七日用不去滓豆粥李芑是日為相殞側殺三大臣之語芑見大而怒指以為護逆臺諫陳復昌啓請拿鞫朝衣車載而出見者莫不隕涕李之函握手相訣裂衣裹足而遁陳復昌又上爰告豐德人鄭興宗解五行推卜之術

於帖丹中列書士大夫五柱并錄茲殿大殿五柱有

後分之說復昌與興宗同鄉相善發其事三省交鞫辭連

宜城尉子南沂

成宗外孫

并極刑

殺成遇

六月大司憲尹元衡追論乙巳啓曰齊陵叅奉成遇與鄭源李若海郭珣等交結徃來自倚其勢反珣等被罪憤快失勢乃言於相知之人曰柳灌為人豈至於謀逆乎李德應欲免其死誣招而成其獄安有如此不正之事乎吾三寸侄女夫尹敦仁得為功臣職至判官吾常有隱憂云云去秋之事凶逆情狀火無可疑逆賊瑠當獄事未起之初

逃竄窮山永絕音聞反被逮供辭與凶徒之言符合宗社
之賊莫大於此過乃敢懷異心鼓動邪喙申救逆賊誹謗
元勳變亂群德請速拿推過就獄極刑不服只願速死竟
加刑而死○陳復昌羅織鉤問終至於此

七月處士徐敬德卒躡花潭生質超邁在草萊自知為學
尤邃於即學其推出經世之數無一謬誤薦賢良科不赴
除厚陵叅奉不就嘗有詩曰讀書當日志經綸歲暮還甘
顏氏貧富貴有爭難下手林泉無禁可安身採山釣水堪
充腹咏月吟風足暢神學到不疑真快活免教虛作百年
人耶著有原理氣太虛說死生鬼神論行于世○退陶曰

花潭見所殊未精密其所著無一篇無病痛而其門人推
尊大不述又答人書曰白沙雖溺禪其人品實高花潭之
學誕而雜恐不及白沙 栗谷曰花潭聰明過人而厚重
不足其讀書窮理不拘文字其在理氣妙處瞭然目見而
以為一氣長存此花潭所以認氣為理之病也雖然偏全
間花潭是自得之見也

李芑啓論李彥迪

九月左相李芑啓曰左贊成李彥迪有學問人望重矣然
感於邪論諂附世子背叛 中宗其心偏僻曾在全州府
尹上疏以輔養東宮為言東宮自安又何輔養其心不可

知也東宮失火彥迪欲推其所自出其論不正 殿下卽
位之初乃上十條之戒至以為封還內降摯人主手足是
皆彥迪與柳灌共為之事也且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救
逆賊之言又以為密旨不正而猶且見錄勲券安享爵位
臣往者以贓吏女婿不得為顯職彥迪為大司憲時始解之
於臣固有大息今臣為國不計私敢啓大司憲尹元衡持
平陳復昌繼請削奪勲爵依允

鳳城君請殺啓

兩司請鳳城君坑斲以大義領相尹仁鏡左相李芑右相
鄭順朋啓曰自上教以骨肉不可相殘此誠區區之仁請

念宗社斲以大義不聽 茲殿下教曰坑自幼卽同已出
宮中養成雖曰年長今才十七八何知前後事乎豈忍置
大罪也政府六曹合啓兩司辭職而退遂命依寧山君例
竄配蔚珍以得病于平昌因為配所命給米豆細布
時尹元衡陳復昌傍伺巧構必欲甘心於乙巳餘人以疏
以啓賜李霖羅湜羅淑鄭源李若海金儲李中悅等死韓
淑李文樾李壽慶杖流權撥李彥迪慎居寬削奪具壽聃
柳貞罷

罷許磁職

十月時陳復昌為司諫判書許磁辭職疏因論復昌生地

寒微賦性奸回司諫重職國政顛倒物情也憤激而無一人為殿下言之云云於是大諫尹元衡啓許磁排斥為國之人逆職

壁書士禱

丁未二年九月副提學鄭彥慈宣傳官李槽以一封書入啓曰臣彥慈女子從夫歸全羅道送至良才驛見壁上書闕重國家故取未封進傳曰此不得志怨上者所為也命招三公尹仁鏡李芑鄭順朋及許磁閔齊仁尹元衡金光準林百齡等下彥慈所進書示之以朱書曰女主執政於上好臣李芑等弄權於下國之將止可立而待豈不

寒心哉云云傳曰近來災變極多又有如此事恐有各別耶為之事仁鏡回啓曰見此書則非迷劣者所為近者邪說飛騰指罪人為誣服亦勲臣為無功不知此言出自何處臺諫侍從亦皆聞之臣等曾欲上達但未知言根故未敢耳今見壁書雖不足取實然見此則邪論之騰不虛矣仍即列書應罪人分輕重入啓且曰今此書啓非見此壁書而始為之也厥初定罪時從輕而不依律故邪論如此此由稽根尚在耳且以定罪之意作教書諭中外何如書啓曰鳳城君坑叅判宋麟壽吏曹佐郎李若水一罪李彥迪鄭磁李燭燭之極邊安置牧使林亨秀吏曹佐郎盧

守慎吏曹左郎丁熿正言柳希春正言金鸞祥絕島安置
右尹權應柱吏曹叅判權應昌鄭惟沈舍人李天啓權勿
持平李湛韓澍縣監安景祐遠方付處權檢執義宋希奎
獻納白仁傑掌令李彥忱閔起文黃惇李震李洪男司成
金振宗正即尹剛元翰林趙燾安世亨直長尹忠元安裕
付處生負許忠吉言於館中曰李德應不能忍杖伏招而
死乃虛事也豈其實乎請拿問 答曰依啓屹今在遠方
只有命脉不可加罪 彥慈又獨啓曰林亨秀與任同里
閉如瓜牙腹心每曰元衡當殺大言於稠中只為竄謫似
輕歇乃命賜死

流許磁

時許磁雖與順朋同事而魚肉士林非其本心嘗自歎曰
吾其為小人矣錄勲時有并錄子弟之教磁七辭蒙允芑
等甚不挾磁為吏判兼典醫提調芑欲以所親醫為醫監
久任使帶行錄事未請磁梓其錄事于庭曰余非政廳執
筆吏安敢以如此事未請于芑愈怒時閔齊仁以伸救士
類廢處公州磁以其弟齊英監唐津嘗語耶親崔汝舟曰
乙巳事竟至錄勲心常恨之芑聞之遂以此喉陳復昌以
庇護逆賊等事劾配洪原芑尋欲請加罪賜死具啓草詣
闕未啓暴死闕中磁得免踰年病死

殺尹潔

戊申三年二月校理尹潔與其弟浚會綾原尉具思顏家
達夜痛飲後數日大諫陳復昌往見思顏曰某日尹某兄
弟來此痛飲然乎曰然復昌曰某日尹多發觸上語有
之乎思顏曰有死無他復昌怒起曰公以禁孺至親黨友
諱惡當坐不告律而同死矣遂直馳詣闕上變曰某日修
撰尹潔與其弟浚同飲具思顏家言於思顏曰吾友安命
世孝友出性且臨事直書死於非罪吾嘗患之未嘗不流
涕也浚亦曰尹元衡媚事女主至殺其兄元老他又何說
乎臣今日始聞其語敢來啓人有在坐聞之請并拿問卽

日三省設鞫潔適出湖堂與僚友說韻連失其字耶作亦
與前詩不同飲數盃便大醉同僚戲之曰公今日亦酒病
矣未幾金吾卽至拿去至闕下在坐聞之云者亦拿去潔
顧謂曰吾之生死在君口勿諱且勿誣及至廷訊對以恭
聽蓋復昌之鷹犬而惡潔者也復昌陰喉推官必先訊尹
浚蓋浚平生喜酒性且懼惻欲就其誣服詐也復昌又使
獄卒強勸美酒亦令執杖者猛下五六度仍附耳潛語曰
修撰已承服照律杖配公何獨忍此死耶浚果誣服卽夜
行刑潔連受刑二次翌日又加一次肉無完者而一招之
外閉口不語但裂其衣幅而裹之特減死流穩城出獄語

人曰天日孔昭吾豈死於非辜耶復昌聞之益怒請更鞫
潔絕不食至受八次而死

前右贊成權撥卒于謫野風神秀朗罷局峻整已卯乙巳
之際忘身而犯難其義凜於秋霜鄭文翼嘗稱其有死難
不可奪之節粟谷曰觀人先取其大節然後可議其細行
也權忠定李晦齋二公平日行檢權固不及於李而臨難
抗節則李讓於權或者以為李優於權吾不信也

竄柳湛李元錄

己酉四年二月李芑尹元衡等自以為有定社功歷叙前
後推案及啓辭名曰武定寶鑑令中書局印頒中外吏曹

即官欲印私件正即柳湛曰曹中紙地不數何必人人印
之佐即韓智源語芑曰湛以此書為不足觀又芑之侄元
祿憂芑被害士類竊言叔父所為異日恐有家牾此言泄
於人於是兩司劾湛及元祿有曰元祿前日逆類加罪之
時有不平色又指其叔當有赤族之禍云云 慈殿教曰觀
湛及元祿所言則其懷異心明矣拿因決杖一百竄吏曹
正即柳湛於慶興兵曹正即李元祿於江界 柳湛外坦
內確元衡倡起邪議不欲禮謝 仁宗於太廟言官封駁
而為氣焰所壓未幾停止湛獨抗直爭辯終致儒臣協力
事歸於正當路猜恨厥已久矣至是竄謫極邊在謫十七

年元衡黜死首先蒙放為掌令與都憲朴應男會於公廳
應男曰公投北多年宜知吏治得失湛曰李彥忠為御史
能察其任彥忠者曾為權奸鷹犬最得罪於公論者應男
倡言於朝曰柳某久在窮途敢譽非人失其本心不可用
矣朴方持朝論湛位遂不振

兄告弟誣獄

四月初李若水因鄭彥憲壁書獄賜死長子洪男坐謫寧
越次子洪胤乃尹仕婚也時居忠州憤其父寃死時發怨
言洪男在謫與洪胤有隙至是通書于其友舍人鄭惟吉
妻兄校理元虎愛畧曰舍弟洪胤性本剛戾自用與咸昌

術士裴光義往來相從推占滿朝卿相歷言吉凶其言曰
廢朝殺人極於甲子乙丑而終有丙寅之禍今上亦何
能久御耶其他怨懟謗訕之語不可勝數孤哀欲親詰其
所以不肯來見亦不肯答書舍弟素驕桀多見嫉於品官
若有告變者則門楹必至於不測如之何處之則當於理
耶欲以所聞自達於朝君門遠於千里且不知式例此外
有善處無跡之策耶不能盡形於筆端臨紙徒自痛哭而
已至以修契之事軍目之書為證惟吉庸變詣政院進洪
男之書且曰聞此凶慘之說不忍容默敢啓於是拿鞠洪
胤反辭運人杖至十餘度自服與某某人謀舉兵起事其

孽第後丁年十六即引同謀之人尤多皆坐死至於或有平生不識洪胤後丁面目而死者忠州一面幾空云起復李洪男為工曹叅議 大妃命洪男乘駟上來以喪服偃然馳駟詣闕 大妣以大義減親賜酒醉倒而出人莫不憤痛

五月洪胤論以謀逆凌違處斬收孥籍產 傳曰賊臣洪胤胚胎蛇虺之腹養養梟獍之門潛結不逞之徒欲售犯上之謀乃與裴光義李輝崔大觀李戊丁等假妖術而卜卿相之吉凶指廢朝而冀 宗社抗之捏陰署將卒之名姓擬竊州郡之兵戈宜為至親之棄以速天討之加云云

康惟善李彛李揆安世章崔大立崔大臨金義淳茂松守彦城毛山守呈琅等三十三人以辭連并依洪胤等論傳曰惟善一時有名之人首謀倡率至作約書惟善為大將義淳彦城呈琅守儉家賊同辭援引雖已杖斃可示正刑又曰謂國家運衰謂王法可讐謂命可圖謂天可射謂寡躬幼冲可廢謂毛山宗室可立謂義淳光義世章李輝之上無差謂惟善大立大臨李彛之筆可籍鬼嘯白日連議成丹遂乃私鍛鈔戰分造弓矢至欲動兵於列邑將以懸布於王城謀之三年而益惜誘反諸郡而不告蓋其供庭之辭又多觸上之說與間或有武士首惡盡是儒生夫

何反逆之從多出詩禮之門云云

乙巳丁未己酉前後被罪人贊成尹任左相柳權吏判
柳仁淑桂林君瑠鳳城君坑注書李德應副學羅淑正
言李輝工郎成可澤正言金儲著作安名世刑叅
宋麟壽牧使林亨秀吏郎李若水李中悅叅奉羅湜叅
議李霖翰林鄭源直學李若海大憲具壽聃儒生安瑞
順刑曹叅判李灑已上賜死翰林沈荃叅軍成遇司諫
朴光祐掌令鄭希登縣監柳貞修撰尹潔進士康惟善
縣監李致已上杖死臺諫郭均叙死判書權撥贊成李
彥迪翰林趙璞舍人李天啓臺諫權勿叅判韓淑司成

金振宗牧使鄭郁吏郎丁煢已上竄卒吏郎鄭滋正言
柳希春執義宋希奎獻納白仁傑持平閔起文正言金
鸞祥掌令李彥忱注書孫弘績持平李湛臺諫韓 吏
郎柳湛臺諫李震奉教李煊直長尹忠元正郎尹剛元
安齡進士許忠吉進士金禧年縣監梁允信吏郎盧守
慎臺諫李慶黃博右尹權應昌李浚慶宋純承旨李文
槎縣監安景祐金應貞吏郎李元祿 苞之禮判許磁已上
竄正字韓灝金忠甲林暖 亨秀承旨李潤慶判書慎居
寬修撰朴民獻吏郎李昌門臺諫崔益國已上削
柳灌歸私庵 中廟嘗特除李苞兵判灌以銓長啓苞

賦吏婚不可通顯列芑之怨始此 李陵初服入相進
賢去邪與廢舉滯數月之間政化丕變逮群奸將嫁禍
一世而悼公在相位必先構捏而甘心

柳仁淑跡靜叟嫉惡如讎鄭順朋兄之婿李芑舅氏子
一不假借

宋麟壽歸玉庵性至孝白鷺巢廬甲辰按全羅監司與
李晦齋約會于白陽寺晦齋詩曰青燈一夜共雲泉晚
景相逢轉惘然韻斷韻自風不瘦波殘瀟洛語官傳安
危入念頭催白得喪忘機道自全聚散人間無定態且
湏臨水細論天和詩曰思歸若說舊林泉把手相看却

悵然大道欲聞嗟我晚斯又未喪要公傳靜觀只有真
魚樂達識何論木鴈全棋局已知人世理休將萬事問
蒼反天壁書之愛李芑會賓廳錄加罪人點當死者至
麟壽名大點之順朋曰惜哉孔子愿懲人也芑曰宋麟
壽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小仁譬如作舍欲修
基雖有好花好果不得不芟治也

林亨秀跡錦湖少登第能文善射美風儀氣岸豪俊退
溪嘗曰林士遂奇士也少與余同宿忽登余起曰君知
世間有快意之事乎余曰未也士遂曰我則有之大雪滿
山着黑貂裘腰帶白羽長箭臂掛百斤角弓乘鐵驄馬

揮鞭馳入湖壑間則長風生谷萬木振動忽有大豕驚
起迷路而走輒引滿發矢射墮下馬拔劍屠之斫老櫟
燃之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點滴踞床切而啗之以大
銀碗酌酒湯快飲至醺然仰視壑雲成雪片片如綿
飄灑醉顏此為快事也余聞之爽然其氣像之豪逸至
今想像云

丁燠歸游軒 仁宗不豫公危慮迫切請入藥房察視
湯劑有以例不可者燠曰許世子不嘗藥聖人書以殺
遭變而不知變者必蒙篡弒之誅况在今日但委之醫
官可乎及 上遽上賓食粥七日宋尤庵曰自 仁廟

薨後金河西閉門不見天日豈以為當日醫方有耶未
善耶然則公之自請察視亦豈有深意耶未可知也
林億齡歸石川剛正英發文辭雄放少許可乙巳其第
百齡倡禮士林億齡貽訓戒詩至切至憤百齡不從棄
官南歸詩曰好在漢江水安流莫起波及守錦山百齡
送原從錄卷億齡於山谷屏處作祭文以投火詩曰竹
老元逃削私高不受封何人與同調空谷白頭翁自善
山寓海南以文章行義稱

柳希春歸眉岩博學強記性且溫和乙巳林百齡屏人
語密旨曰順之則芳華逆之則麤粉獨不為老親許乎

希春勃然變色不交一言而退壁書之變編管濟州移
鍾城夫人崔氏有詩曰行行遂至磨天嶺東海無涯鏡
面平萬里夫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輕在謫覃思著
述口誦手抄 宣廟初放還在潛邸時學焉故曰予之
進學資於希春者為多

鄭希登字元龍慕古人直節偉行好面折不藏人過失
嘗喪室安老求婚希登曰寧終身不娶可不入彼家遂
忤安老自火知陳復昌好嘗掇去復昌坐席焚之曰士
君子不可坐奸人坐席 仁宗在儲聞其律身以小學
事親有至行日送退膳於家特賜手題大學行義及就

訊不脫縲必向梓宮伏地乞張日曰若是則其有殺乎
刑二次謫龍川其母追及於路曰汝平生正直自守以
此獲罪何愧於心相執痛哭是日卒有司籍產家人無
以殮夜半都人士收合綿布三百餘匹以遺之曰勿問
誰某葬之日嶺南士百餘人來哭各致賻不言姓名而
去 宣廟復官錄用子孫

前抱川縣監鄭礪卒歸北憲順朋長子自為兒時能攝
心通神述而閭里居室之微遠而四夷八蠻之外風氣
之殊犬鳴鳩舌知之如神儒道釋三教無不通貫至於
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漢語皆不學而能十四隨父

八上國琉球國人望異氣至見公拜拜曰僕嘗占命云
某月某日入中國當見真人子真是耶仍請學焉於是
諸蠻夷人爭來見礪能為四夷語應之莫不驚異歸曰
天人乙巳禍力諫其父不聽第礪搆陷兄極地遂避亂
潛藏是年依款自斃仍坐化年四十四

鞫李澂

庚戌年五鞫忠清監司李澂惟新縣監李致初李洪男上
變之後忠州有從民崔質孫者欲乘時逞術免罪冒功竊
取品官等鄉會文書將走京上變或知之捕告于官縣監
李致報于監司李澂請訊治澂但依報刑推而質孫杖斃

洪男曾於殺弟之後欲占其父籍沒之財曳裹麻入公庭
爭辨致心賤之嚴辭却之洪男大憾司諫李無疆芑之厲
大而嘗有噓於澂澂大憲時駮芑之擢拜右相於是洪男
喉無疆反其妻黨元繼儉搆澂及致指為殺質孫滅口
護逆賊拿鞫甚酷或勸澂誣服則可免澂慨然曰非吾耶
犯偽服而求活吾豈為哉遂自草疏痛訴其冤欲上之推
官畏芑不聽致死杖下澂受杖流甲山兩司請依律而至
六七啓不允八月十四日到楊州而死澂即退漢之兄也
此獄之急芑實主之

兩宗禪科

辛亥八月妖僧普雨以設無遮大會為僧俗所推敬聞于
關內上罔 文定王后目之得勢大張佛事設兩宗禪科
普雨自稱得道居大內

時文定王后慮僧徒無統議大臣立兩宗左相尚震何諂
不違而無一言面爭其不可至下問之際正值納約之時
而震非徒不進直言又從以輟順之辭遂復禪科

初宮中方崇佛事監司鄭萬鍾引進妖僧普雨大張佛
法新構仁壽宮于舊淨業院基又以報恩寺諱陵為禪
側宗以奉先寺光陵
側為教宗設禪科製述賜牒畧倣文科
八道寺刹一時鼎新三司爭之大臣率百官廷論普雨

之罪不從詔學儒生請誅普雨屢疏亦不得請空館出
去

上日遣承旨史官招諭儒生令就食堂儒生無就者朝
廷招朝官之為父兄者使各勸諭子弟就館如此幾月
餘元衡獨終始不為進參蓋不欲逆 慈旨也

普雨久作報恩寺住持欲移 中廟陵于寺側以固其寺
之勢乃誑惑 文定謂 宣陵近處有吉兆請遷 中廟
山陵于其地 文定信之元衡逢迎 慈志脅持大臣而
大臣安珪等依阿不敢違遂成遷陵之計將於 文定百
歲後使得同兆而地勢卑下每年江水漲入 文定之喪

不得已更卜他處物議皆欲遷陵而以再遷為難而止
咸鏡道御史王希傑狀啓因北方人聞僧普雨與賊瑠之
奴為僧者同居于安邊黃龍寺草庵瑠亡命未致使之穴
處聞大索之奇而懼禍反移住釋王寺瑠奴無應訟持小
紙投兩雨覽訖曰近無吉日汝可退去居數日貸米設聖
齋于深谷者非一貸米之僧尚在釋王寺云云政院請付
有司推之 傳曰欲害兩者造言判然矣勿推兩司反大
臣請推問不允吏判宋世珩獨啓極陳普雨權重驕悍一
國之人仰載奔趨如君父而無一人為言也恐有不測之
禍歷數所行悖惡之事累數百言不允

竄陳復昌

初復昌魁松京親試門地卑微其母屢經人而歸義孫人
尤賤之能善寫又狡黠如其壽聃輩亦見瞞迨譽附元衡
為鷹犬屢起大獄見者側目以為毒蛇壽聃亦為耶陷死
元衡後惡之竄之以在謫作樊園籬死

舉遺逸

壬子七年下書八道舉遺逸成守璞李希顏曹植成悌元
趙昱等皆叙六品

撤簾

癸丑八年七月 大王大妃還政于 上上春秋既盛

大妃始還政不得專行威福如有所欲以諺書列錄科條使中官宣于外 上覽畢事有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輒憂形於色捲其旨納于袖以以每事忤于 文定不時召上入問某事何不奉行耶 上以柔色婉辭陳其便否則文定輒感怒曰汝之為君皆兄與吾之功也汝今安坐享福而反逆吾命耶有時毆打天顏不揚淚痕可見

賜酒太學教

甲寅九月賜酒于太學教曰學教風化之原首善之地近來學教陵夷是雖上不能鼓舞振作之致師生之習亦為偷靡唯以師長學子各勉授受以副予樂育英才之意

教曰人之為學莫切於小學而近廢不讀惑莫甚焉其令禮曹申諭勸勉使人人樂學以敦根本令人道觀察使各其邑如有孝子烈婦廣問以聞又謂侍臣曰孝行節義耶當崇獎故搜訪以啓之意已喻於諸道矣人皆以節義為貴則於國所關豈小哉仍下當代三綱錄于政院令印布中外

十一月前賈成李彥迪卒于謫邸跡晦齋天資近道穎悟出人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求之東方殆鮮其倫矣栗谷曰持身莊重口無擇言耶著述深造精微學者亦以道學推之但居家不能遠不正之邑立朝不能行任道之

責尹任之微不能直言抗節乃至累為推官叅錄偽勳雖不可當道學之名而其賢則世不可多得

設柵牧場

乙卯十年左議政尚震請以內膳寺綿布募民設木柵于箭串牧場限三年畢功從之

擢拜大司成

是時大司成閔箕以赴京連大臣啓請以堂下官能文有才行者擇差乃以副應教李滉擬差未幾謝病而歸左相尚震啓於經席曰李滉持身清簡在京時蕭然若寒士宜可徵之知經筵趙士秀啓曰滉之為人可扶偷俗朝廷不

可久棄也 上教曰如李滉清簡之人以病退居自 上亦留念不置仍下手札諭曰惟爾卓越清簡間世文章不貪功名閑居村巷嘉其恬退之志常冀其返洛之日而誠立求賢不仕于朝予心缺然未忘于懷予雖無周文之德爾豈好富春之隱斯速上來以副懇求之意

平倭寇

乙卯十年五月倭艦六十餘艘寇全羅道兵使元績領兵馳進以日暮八屯達梁明朝賊家圍城援兵敗走官軍多踰城城陷殺績及長興府使韓蘊虜靈石郡守李德堅連陷於蘭浦馬島長興府兵營康津縣加里浦殺掠不可紀

極海南縣監邊協嬰孤城獨守

監司金澍馳到靈巖不知所以為訐或言公以一道之主不可在此退任中道以為策應之計但長興新破賊勢大熾若失靈岩則羅州以上盡皆動搖雖元帥下未亦無設鎮駐軍之所全州府尹李潤慶有將畧南原判官梁某亦有可用之才公可急召使守靈岩終能破賊潤慶即擇呈才人四五百盡具絲服入城為防守之計

朝廷聞之以戶曹判書李浚慶為都巡察使往禦之典翰沈守慶吏曹佐郎金貴榮為從事官以金景錫南致勤為左右防禦使進駐光州羅州為犄角之勢

時潤慶為靈巖嚴守城將急調精銳入援之後慶任錦城檄潤慶曰防禦使既入城假將還守本城慶答曰賊動且不可測常恐不得死耶吾不可去已而賊拘捉俘虜直至城下斬斫擲首踊躍吹唇為登陣狀人思奔潰潤慶躬自視勵以忠義士卒激勸無反意麾下請出兵當賊潤慶知其可用乃犒遣之翌日賊獻無不立功有被創者為之垂泣人益感奮卒全孤城

初浚慶貽書潤慶曰賊鋒甚銳願兄勿進戰小避潤慶答曰吾受國厚恩當以死報之遂以兵赴靈巖助戰得捷浚慶則頗有逗撓之狀顯被人譏

朝廷以金澍為臨陣失措罷之將諭李潤慶陞秩代之趙
拜邊協為長興府使

時昇平日久諸將多失律有詩題在南州驛壁曰長興民

若喪考妣知是韓公蘊政術仁不救欲食光牧肉李希却

走當裂水使身金趙資李尹潤真丈夫遷職邊倅協乃詎

臣監司金奈何昧圖策防禦南致胡為嗜殺人元帥李浚

錦城堅退坐節度趙安中路故途巡身功達泗梁歸何處

無意忠貞柳任康津壘城康津彦城洪宜先斬空鎮崔崔滌

罪惟均食祿當時俱尸位臨危此日却見真德堅李乞降

何須責元績使輕躁不足頃倭賊橫行誰敢敵邑里焚燒

困生民賞罰不明公道滅惆悵群讐士無困未知何人所

作而與奪亦皆至當抑亦詩史也歟

對馬島王特送平朝光斬馘米獻李浚慶議曰島王之意

在於要賞謀復歲艍今乃只賜米布而遣之則彼將失望

懷憤誘引諸島之賊擾害邊邑則雖復興滅照其勞費豈

在歲遣二三艍之下乎自庚午中京滅艍之後彼之欲復

舊條之計未嘗一日忘于心到今飢餓轉極校計益密陰

引諸島劫發湖南以為威脅之謀而敗衄挫折既不得售

其奸則又為之斬首獻馘似若為朝廷邀截賊艍之歸路

者然奸謀詭計雖不逃於聖鑑之下然帝王待夷之道

羈縻綏懷治以不治彼以善意而歸我姑賞既往之奸慝
許可欺之方島主增給歲船朝光特授堂上則待使价悅
夷情庶幾兩得其宜而邊患小弭矣

設備邊司

祖宗朝故事每朝三公坐衙則六曹以下該官各報其務
來會朝房凡遇啓下公事則舍人以下分房評理以就相
君裁處三公與東西壁會議停當一國大小事務大臣無
不預知衆決然後該官敢行其事 世祖朝始罷政府決
事之法時左右舍人檢詳吏曹郎司錄二員錄事一人各
掌六房終日接應役役不能開口鼻故設妓樂以言之及

此法罷後古風猶存大臣會政廳而舍人所歌吹轟天甚
至牌招郎吏之司錢穀者罰飲徵債又捉諸市富人公肆
徵督為伶妓纏頭之費 中宗末始設備邊司至是其制
漸備揔領中外軍國機務都提調時任三公兼察提調以
時宰中識事務者啓差吏戶禮兵刑五曹判書各軍門大
將兩都留守例兼副提調以堂上中極望啓差文武叅上
中擇差兼郎廳自是大小廟謨一歸籌司而政府遂為空
廨矣

殺安順瑞

茂長幼學安順瑞因求言與羅州人鄭倫徒步詣闕上疏

極言時弊其末又論柳權等三人寃死 母后臨朝執狐
疑之心彼五六大臣舞出謀賊之謀同天聰驟得美官人
皆切齒至於宋麟壽林亨秀等皆無罪見殺籍沒家產天
若有知殃慶以其類至近未災變由此請行大赦云云因
順瑞以待命拿鞫殿庭元衡深嫉之論以庇護逆黨備受
極刑籍其家寃疏入珍原進士金應貞竄朔州
大提學中允漢卒蹄心孺兒時隣兒踢之曰君不知書亦
公子耶光漢大慚折節讀書不數年以萬里鷗賦拜禮闈
錄勲光漢有文章而無才請掌判刑部訟委不能決獄滿
不能治請搆獄 上曰不若易判書何必改搆許磁代之

裁決立盡 副提學李賢輔蹄鬻巖性本恬退買舟東歸
一時搢紳傾都出餞詩以贈所居洛東上游等愛日堂輒
游忘返

寵擢李樛

丙辰十一年初李樛國舅沈鋼婦弟為人愚而多氣儕流
多嗤笑之時尹元衡擅美威福 上內畏之欲植樛以敵
元衡登科四五年驟加寵擢至是至正卿

樛怙寵驕橫勢焰熏炙一時嗜利輩靡然趨附如李戡
權信高孟英金百鈞李翎等為其腹心瓜牙金明胤鄭
士龍元繼儉等以崇品之人阿諛納交醜然無耻慎思

獻本以邪媚之人納賄士龍買題得科因公論削科丐
樛而復科事之如奴尹百源以元老之子怨其父為元
衡所殺亦附樛樛之子廷賓愚駸不學癸亥謁聖親試
擢魁中外藉藉皆言用術得之未踰年薦拜銓即俄而
樛除判書以相避連廷賓囑諸同僚薦柳永吉為其代
蓋其密友也其時正即朴素立佐即尹斗壽頗持清論
不從其言廷賓啣之又如李文馨許暉不肯附樛哥大
升尹根壽以後進為士類推許樛黨忌之於是李勣為
憲長劾文馨暉素立斗壽根壽大升等淳薄相煽削職
黜外

廢妃卒逝

丁巳十二年十一月廢妃慎氏卒命以王后考妣例護喪
輸送長生殿棺槨三時供上令各司限三年進排以本宗
侄子別坐思遠奉具祀

青川府院君沈連源卒諱保菴雖無學術頗知愛士乙巳
之禧元衡等欲援連源以固偽勲強錄三等連源雖不能
辭心傷善類之死且慚錄勲至於涕泣

次中以上盡賜第

戊午十三年別試特命取次中以上 上瀆邸受學於慎
希復殿試希復之名不在該券特命次中以上盡入之盡

數賜第希復始登榜時有老微弱公私賤并參之語希復年過六十老也柳祖詢門地不顯微也尹根壽年二十二弱也姜文佑新良人賤也

罷榜

辛酉十六年雷震儀仗大燾時儒生殿講沈鐸通源金以椒親落點入格製述又入格命賜第臺諫論之不允唱第日大雷雨燾燾即命罷榜

捕斬橫賊林居正

壬戌十七年正月遣南致勤捕斬海西橫賊林居正居正揚州屠牛漢也狡黠驍勇嘯聚無賴作賊圻海間與台匪

李春東謀殺鳳山郡守李欽禮遣宣傳官與欽禮等率五百軍跟捕賊入九月山倒着麻鞋使見者入則謂之出出則謂之入以亂其蹤又發五邑軍往捕潰而歸賊益無忌少有抗者剝裂殘酷數百里行旅不通朴應福為鳳山倅賊憚之使其黨假稱金五郎馳到郡呼郡守出應福覺而逐之宗室瑞川令善吹笛至青石洞被拘時月色正好賊環擁而請出袖中笛笛是鶴脰骨體短而韻響清越美作羽調賊咸鼓舞飛動有衝天之勢徐變為界面調賊皆噓歎歎息至有泣下者居正恐軍心變急揮手止之即送歸是至以南致勤為討捕使致勤感集軍馬圍逼九月山以

用之賊謀主徐霖自知不免下山僞居正越壑而逃致勤
自海州至黃州發民入城搜捕居正拿政京師梟首賞致
勤等有差

遷靖陵

九月移奉 中宗大王陵于廣州靖陵初在高陽妖僧普
而為報息等住持欲移陵寢于寺側以固守勢誑惑 文
定尹元衡與大臣安珉逢迎力贊因遷陵于寺傍卑湫地
人皆憤惋遷陵時哭聲出自蒿塘役夫皆聞之

大提學蘇世讓卒歸陽谷使京呈文請罷門禁禮書夏言
奏許五日一出遊 仁宗初遭彈劾為士論所斥言清閑

二十年二兄皆八十接屋而居嘯詠徜徉聞者欽艷

順懷世子卒

癸亥十八年世子卒謚順懷世子生六歲嘗行嘉禮尹元
衡欲使其女婚安德大之功族黃大任之女選入使卜者
改裝五柱最吉納之親迎之日隔旬忽患腹痛而 上以
病人不可配東宮又難適他降為良娣未幾死改選尹女
至是世子卒 上哀痛曰何哭之為乙巳忠賢無罪駢戮
予在君位不能救我安得世有君王耶

竄李標

甲子十九年時標貪權喜事專以諂媚求合 上意一花

一禽稍可玩賞則無不求致以進內結 上心外合黨與
勢翕赫人莫敢正視及為吏判憚士林議清不泯喉戕等
欲禱士林人皆惴惴莫保朝夕

沈義謙乃樞之甥也初出仕路交遊士類欲反樞所為時
竒大恒為副學亦樞之黨也及樞斥逐文譽等物情大駭
義謙欲去樞往來謀議于大恒大恒於銅族戚也知銅已
通于細殿得其微旨乃尋館僚上劄劾樞罪惡且論兩司
緘默不言請并罷職 上即允之旋叙用文譽等未幾加
罪樞戕信思獻翎百源等遠竄孟英百鈞配中道士龍繼
儉廷賓李彥忠李重慶黃三省趙德源高敬命李成憲姜

克誠尹仁涵等削黜或罷職

初樞為人不敢執政而沈家無用權者雖知樞之如是而
使大恒攝之則事可成矣試用之黨與不日而滿朝權傾
元衡元衡亦畏懼越數年義謙登第權勢自爾相分樞惡
之一日聚其黨謀起士林之禍杜門方議義謙至門則闔
者以出外為辭義謙排門直入從屏風後潛聽則曰某有
某罪可黜某有某罪可削次第科罪論議未畢義謙突入
屏外滿座錯愕相顧失色習日先罪璉素立等皆一時名
士朝野危懼義謙即密啓樞濁亂之罪於內殿答曰既知
叔愚委以朝政是誰之過 大殿亦已知之於是義謙即

請恒議曰事將出不測副學劄劾之大恒惶惴不能答義謙
曰已奉內旨出示之大恒踴躍快許而去翌日中學一會
大恒過樑家從容談話分食除飯以示信義而去俄而大
憲李戡抵書于樑曰不意中學一會極可慮是何事也樑
答曰副學今見我而去有何事也不過丹校正身我而樑
之黨與數十人劾奏定罪樑謫江界死戡謫慶源死七奸
如百鈞三省翎輩皆竄則自此士氣稍振如宿病向蘇樑
之擅美國柄也 上已有難制之患親策取士時進退賢
邪出策題大恒逆知 上意義謙亦承密旨乃發之一時
咸快之

處士成守琛卒竊聽松與守琛學于趙靜庵有重名屢除
職皆拜命不就領相尚震移書勸出守琛答曰昔文立不
薦程瓊知其性謙年老無復當世意故也公非知我者耶
竟不起為人長身秀骨儀形甚偉喜怒不形言笑有時望
之儼然卽之穆如通不踰閑介不絕俗人無貴賤大小與
之歡洽及門之士如在春風中矣
領議政尚震卒度量宏大好看自警編自言若韓魏公王
蓋等事如某亦可及也常以古人行事將來已身上料理
於宋朝名臣多慕效之賞奏事簾前 文定曰先王嘗稱卿
可大用至書名屏障以識之今用卿遵先王之意也公曰

小臣蒙先王恩寵特旨除官殆過十餘度人至疑臣以他道進也為相六十年當元衡用事不能行其志每夜布席中庭仰面獨卧歎曰這翁今番行次甚為中間矣

大王大妃昇遐

乙丑二十年四月 文定王后薨卒哭後上下皆着黑笠識者恨之先是 中廟嘗天柳灌建白笠之制及 文定薨元衡曰此乃柳灌所建議不可用朝臣知非而其莫敢異議竄妖僧普雨

六月時普雨出入宮禁居處潛擬廣張佛事恣為講張異教大感四月八日將行無遮大會於檜巖寺所供幾竭國

力八道僧俗奔趨填咽時四月初七日也 文定王后薨以是日薨逝僧俗驚惶潰散當初粉米數千餘斛作飯其色赤如血染人甚恠之事竟不成於是臺諫太學請誅普雨普雨竊騎繡馬而走竄身于寒谿山巖穴中搜得之流濟州牧使邊協令備客舍灑掃日使臂力武夫杖殺之人皆快之

放逐尹元衡

時尹元衡秉生殺之權二十年士杯含憤莫敢先發 文定既薨 上欲誅元衡而朝議涵涵未測 上意上覺之一日經筵閣漢文誅薄昭是非群臣始知之大司諫朴淳

慨然曰劾董斬憲挽回世道吾責也欲與大憲李鐸合辭
鐸縮頭曰公赤老夫族耶淳徐譬之乃許而司合啓領議
政尹元衡托肺腑之親據上台之位專政擅命竊美神罷
姑以一二事言之欺曰天聰以妾為妻敢以妾女議婚於
德興君子之當 文定大漸遣其妾入大內詔令內醫妾
誠難藥趨附之人布列方鎮舟運陸輸絡繹其門大厦十
餘區供帳什物奴婢飲食皆如常邸家富於國身役於主
多防海澤冒占良田家官給種守令監農縱其豪奴掠人
妻奪人田甚至殺人而屍親不敢發坐命竄謫乃命削職
放歸以李浚慶代為領相朝野相慶元衡既出門奴僕皆

散只攜一二老妾及蘭貞作行百姓聚于街路罵罵投石
至欲射殺元衡潛往交河遂徙江陰常以鴆自隨嚼取識
碧蹄驛吏如有拿命須為先通日與蘭貞對泣前妻金氏
之繼母姜氏告蘭貞毒殺金氏將為三省推鞠及是驛吏
誤傳金吾郎來矣蘭貞聞之自殺元衡大慟不久亦死
羅尹春年職春年聽元衡喉殺元老因此發身驟躋宗伯
以師道自處浮薄之徒從之講學至是罷職歸鄉熱中飲
冷發病死

顏定國本疏

九月 上不豫國本未定人心危懼領議政李浚慶疏請

預定國本疏畧曰 殿下臨御殆過二紀儲君中殂春宮
久虛舉國臣民所望休祥而反遭凶極之變遲延瓜瓞之
慶宗社之重宜有預慮臣民之望宜有所繫而 殿下亦
宜早結息使有嚮往歸慕之地然後國有泰山之安民無
貳聽之惑以 殿下之明聖何憚而久靳於此舉耶或者
以為 主上春秋甚富方未之祥振振不已而儲位蹙曠
何至遽為疑懼而生此太早之計耶是則然矣中人有十
金之產而無付托之人猶且瞿瞿然為托後之計何況帝
王寶器其可不預備而輕忽之哉三代以後家法之正無
如宋朝仁高二帝當時言者請遴選宗英異其禮秩俾內

外知聖心之有所屬焉二帝不以為忤卒定大計伏願
聖明遠效二帝之心深察備預之幾選取親賢入諸宮中
不須遽加名號只宜昵侍近密朝夕左右服習觀法情義
相通而親附漸篤如此則一國之人皆知 殿下之心應
有所屬人心恃而無疑國勢賴以壯固他日聖嗣篤生大
業有歸則所謂選入之人自當退就私邸恪守臣職豈不
婉曲於事而穩合於理乎如以密侍以息稍加職秩待以
優數如宋朝婁寅亮之議亦何所妨云云

疏釋乙巳後被謫人

十二月命招時原任大臣禁府堂上疏釋乙巳以後被謫諸

人盧守慎金壽祥柳希春韓澍李震尹剛元量移柳堪李
元祿放白仁傑李堪閔起文黃博尹忠元宋希奎職牒違
給

六條俱備人

丙寅二十一年命吏曹擇六條俱備之人以啓判書閔箕
啓曰六條俱備名號太過只以經明行修改擇傳旨何如
領議政李浚慶劄畧曰今此取人適日太高若必以六德
俱備為準則非幾於聖人地位乎恐難與於此而亦恐有
違於取善無方之義也雖以夷惠下聖人一等其德各有
耶偏况於後世之士其何能備此全德乎昔者左雄以聞

一知十責於貢舉後人以為偏周公以無求備於一人為
訓魯邦古人取士之法際可知矣請依該曹所啓改其名
號 上允許所薦六人李恒居恭仁成運居報恩前恭奉
林薰居山陰進士金範居尚州生負韓修恭奉南彦經居
京下書召之其病不能赴者遣醫賜藥敦諭前後至者即
引見并除六品職任子遺逸在世者唯曹植議者以為林
下之賢無如曹某請并召而采於是并驛召之對于思政
殿上問以治道其問目書之二紙而一部置御案一部陪
賜承召人使之隨問以對
方六條人承召就京之日 上命召三提學將有試策之

許若科舉之為者政院啓日以賢而召不必如此乃只引見論以言詔而已觀其御題問目以似是殿試策士題體也上問人心道心之說於彥經與脩不能對

招賢不至詩

時大提學皆屬望於李滉時大提學洪暹辭職讓于滉別諭召之又嘗宣醞湖堂以招賢不至律詩命題而御書註下曰指李滉也 上敬禮如此

罷禫科

時普雨已誅而禫科尚存未罷兩司陳啓請罷去內需司印信

世宗皇帝崩穆宗皇帝即位遣翰林院檢討許國兵科給事魏時亮來領登極改元詔改元隆慶

國恤

丁卯二十年二六月 上昇邀 先是 上不豫領相李浚慶請豫定國本 中殿下一封書于大臣只使大臣見之其中書河城君之諱而已 上候旋即平復命別擇師傅教誨之至是 上候危劇浚慶稟內旨護衛河城君第上疾間聞之玉色不悅曰予病豈至於死而大臣預為此事耶特進官閔箕袖大學衍義定國本卷進之曰大臣謀國豈顧身謀觀此書聖人當自知之 上諦視色始降曰

首相以身殉國可謂社稷之臣矣賜奠豹皮仍命經筵講
行義大學行義進講自此始至是 上候猝重承旨尹斗
壽書文彥博入宿禁中故事示浚慶浚慶宿禁中夜三更
中殿急召大臣浚慶通源與承史入侍 上已不能語不
能視內人以冠帶置卧內而已浚慶等進前大聲曰臣浚
慶來願聞後事 上不應但微聞呻吟聲時寢內設帳帷
中殿自帳內教曰後事已有乙丑之教當遵行大臣向帳
內俯伏承命拜伏地曰社稷之訃定矣是曉 上昇還大
臣會坐慶會南門呼都承旨李陽元注書黃大受至前泣謂
曰速往社稷洞德興君第奉阿只民未陽元起出大受趨

至前告曰此大事也豈可以言語往傳雖一二字願得
上旨而去大臣始悟招承傳色啓之內書德興君第三子
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付陽元以送時三公子居私親河
東郡夫人喪陽元等往傳內旨上哭辭郡夫人靈座首白
衣烏紗帽以出將乘輦大受請舉簾諦視陽元等遂進輦
前審視環拜而行入自光化門步田勤政殿東庭卽喪次
是日內外門洞開百官及徒隸喧闐雜亂踈闊如此而領
相素有重望故國人倚信

上廟跡

上廟跡曰 明宗陵曰康陵 上平日嘗曰得謚為明足矣

及上廟雖適用明字 王大妃泣諭羣臣以平日言
上冲年嗣位初年之政皆出 慈殿故奸佞之徒有以煽
動禍亂一時正人佳士鮮能得免自親政以後有寬厚之
德且崇儒愛士奸臣亦得以屏黜矣然而下無匡格之人
上又慮累及垂簾之政卒不能伸乙巳之冤而邪諂之類
多有脫漏者

上孝友聰明恭儉勤懇事大之誠出於至誠奉事承顏養
志委曲盡意凡聲色遊畋之娛一無所娛燕寢左右書清
心寡慾明目達聰誠敬和勤好賢樂道等語以自警夙夜
興寐庶務有暇則繙閱經史儵然端坐日以為常雖遇體

倦未嘗跛倚



